

主觀價值與客觀價值——社會工作者的人生哲學

曾昭旭教授 主講

本文係作者應本中心之聘，為「社會工作員研習會」所做之講演，成員反應非常熱烈，乃委託于筱平、洪瑞麟、張立鑫等三位臺大社會系同學整理，經本組修飾後分享有心於社會福利之同道。

——訓練組——

一、前言

人們平常做事時，常需藉著這件事情的價值或結果來肯定自己，希望藉這件事情的價值來獲得滿足。但是當我們在為殘障老人、社會上生產能力較低較不易有貢獻的人提供服務時，通常，比較不能直接很快的得到價值上的滿足。好像我服務或不服務，其實也差不多嘛！這是因為我們不容易得到那種價值感。反過來如果我們為一重要而偉大的人物服務時，譬如今天為蔣總統照顧身體，明天見他神采奕奕地日理萬機，像這樣，就比較容易分享到它的價值；因此，如果我們為一個生產能力低，對社會貢獻較少的人服務，而有像這種價值感的缺乏而感到所從事的服务沒有意義的現象，那麼這是一種誤導——人生觀的誤導，或是人生感覺的混淆、錯置。如果是錯置，那麼我們一定會有感覺，這時就必須從根源來疏通，才較能把握住我們所走的這條道路。所以我們才定這個題目。但是在我們討論「主觀價值」和「客觀價值」之前，必須先弄清

楚什麼是「價值」。

二、價值是什麼？

價值，這個東西也許每個人都覺得好像很熱的樣子。但細細想起來，可能每個人觀念未必都很清晰。價值是什麼呢？譬如上市場買菜時，它的「價值若干」就很容易懂，但是落到人生裏頭，生活、生存的價值就可能很複雜。讓我們這麼說好了，人和其他動物不同的地方在於人不能只滿足於吃飽了、穿暖了、生存上無憂無慮，心裏就會滿足。人獸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價值」。如果我們對於衣食飽足的需求滿足後，仍然感到有所不足，那就是因為衣食無缺的價值是一種工具性的價值，過渡的需要。亦即人一定要吃飽、穿暖了才有餘力從事更根本的價值之追求。因為衣食如果無法暖、足，人必定會先求生命的保存，而沒有餘暇追求其他價值。當一個人在生存上有匱乏時，當然就不會想那麼多。可是等到這種需求得到滿足，我們馬上就會從這個

黏着裏跳脫，心思馬上游離了，感覺到光是這樣不行，就因為它只是過渡性的工具價值——吃飽穿暖了以便我們去追求更根本的根源價值、目的價值。所以，如果我們吃飽穿暖後別無所求，它本身的意義就失落了。因為它本來是達到目的的工具，現在你不要它來達到目的了，那這個工具就沒有意義了。所以我們會在吃飽穿暖之外，另有所求，就可見人生的價值是在這個之上的。也可見人生追求的價值，是在吃飽穿暖以外。

那麼人吃飽了、穿暖了之外要做些什麼呢？其實不管要做些什麼，人總是要去做點什麼的。一言以蔽之，無非做什麼都要算數。比如說：我今天為了要到這裏講演而早起，耗費精神。其實，本來諸位社會工作者當初本有一股不必分析的，直接發自生命內心的一項衝動。這種衝動是什麼呢？總而言之，就是你有一個衝動讓你去做一件事，儘管這事很累。假使後來覺得有點糊塗的話，可能是做久之後，有一些不相干的雜質跑進來才，會讓人對原

來很熱心從事的服務起了懷疑，不只是爲苦難的人們服務如此，我們做任何事都一樣；當初都是一番熱心，我們是不是要懷疑這個熱心？其實這個熱心是不應該懷疑的。那麼，爲什麼到後來這個熱心會衰退呢？熱心衰退後內心就會產生矛盾、迷惑。我們現在要說的是：當初這個熱心實在是起於我們不能滿足於吃飽穿暖的價值，不滿這個工具性價值無所用。不過，我們人類又實在不曉得這個工具到底是爲什麼而用？應該達到什麼目標？實踐怎麼樣的理想？我們都不知道；只知道工具不能白白擱著不用，所以天生我們這個七尺之軀，吃飽、穿暖了，不能在這兒煩著，所以無論如何都應找事情來做，才能至少免於、規避了七尺之軀毫無用處的虧歎和心虛。爲了不心虛，人總會找事做。而你會懷疑當初爲什麼會找這件事情來做，那是因爲沒有認清楚動機的緣故，至於那些動機比較清楚的，明白「我這個人活著總不能活著沒有用處的」，內心深處也可以說爲了一個有意義的目標而從事。只是這個目標到底是什麼意義，就還來不及去考慮。我們拿另外一件事來比方也很像：就是人到了青春期以後，我們叫做「情竇初開」；那個時候生命中已經有了一個起碼的成熟，於是就鼓滿了一腔的熱情、感情，迫切地要表達出來，付給別人，可是這時又不曉得該付給誰。然而不管要付給誰，總是已有一腔熱情；給誰都可以，就是不能悶在這裏。於是就隨便找個對象，嘩啦啦倒給別人，所以青春期的初戀其實是一種不成熟的戀愛，不大問對象的。因爲那對象是心中構築的白馬王子、白雪公主的形象，只要有一點

點的相像，當下就認定了他（她），感情就付出了。所以此時的關鍵在於有感情要付出，還來不及管付出的對象與目標。等當初宣洩之後，冷靜下來，再看看對方，覺得他（她）實在長得也不好看，又沒學問，這個時候就會產生疑惑、失望。同樣的，不祇是感情的付出上如此，我們的工作也是一樣。當初也就是爲了不使七尺之軀平白無用而去找了事情來做，剛剛開始都是非常熱心的；只是這個熱心是因爲這麼一種無關的因素。等到工作進行一段時間，熱心已經沒有那麼鼓脹，稍微安靜下來，這時候就會去想，會有疑惑。從這個人人都會有親歷的經驗，我們可以肯定一點：人是要追尋一種價值的。雖然這種價值我們無法肯定。在這個意識之下，人的吃飯、穿衣都是爲了實現價值，我們簡直可以說：整個人的存在是爲了實現一種價值；因此有一些看來似乎和價值無關的事物，會因爲它能指向價值的實現之途而有了意義，所以依然屬於整體價值的一環。

三、價值是永恆、普遍和無限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就在於這個價值的追求和實現。這樣，我們很清楚、簡單地界定人獸的不同。於是我們就可以把這樣的意識還原到一些日常用語，如：真沒意思的「意思」，沒有意義的「意義」，真無聊的「無聊」，凡此種種，我們都可用價值來取代。換句話說，「真沒意思」就是說「我覺得這件事真是沒有價值的」，我們的「有意思」

，就是指這件事能直接間接地幫助我們實踐價值。如果它可以直接的實現，那麼這是屬於目的的價值；若是間接才可以實現，則是工具的價值。這時，就可將價值定義爲一種普遍、永恆、無限的性質。其實，所謂的有沒有意義或價值，就在於它是否具有普遍、永恆、無限的性質。也許以下的例子是很多人都有過的經驗：比如今天我們和一位自己非常喜歡的異性相處得很愉快，留下很好的印象，這時心裏容易產生一種憧憬，幻想經由初步的接觸之後，二人可能的發展，由普通朋友而男女朋友，甚至結婚、生子。爲什麼會有這樣的聯想呢？那是因爲和異性的愉快交談顯示一種可能性指向未來。這種指向未來的可能性就是一種永恆、無限，好像發現一座可以無限挖掘的寶藏，「樂莫樂兮新相知」，對方的生命就是一個無盡藏，蘊涵許多美妙的奧秘，讓我們覺得指向無限。可是等到有一天和情人吵了架，關係瀕於破裂，就覺得人生灰暗。有些個性激烈的，就會想到去自殺了。爲什麼會這樣呢？就是因爲這種情形是表示指向永恆、無限的希望之斷絕和破滅，不能帶領我們走向永恆、普遍、無限的美麗新世界；反而阻絕了我們走向這新世界的路。所以頓時覺得天旋地轉、天昏地暗、感覺人生沒有希望、不願再往前走了。這時常常需要有三者如：佛、菩薩、聖人、上帝、使者等等之類，經由他們來點醒，才又覺得人生另有新路可走，有新境可尋，又可通往永恆無限，又有意義可言。故而，從我們過去經驗來看，有時候覺得人生有意義，有時候又以爲沒有意義；就是因爲當我們覺得當下所做的

，一定通到一個永恆、普遍、無限的光明世界時，那個時候，心境眼界就開了。反過來說，當在某一個時候覺得目前的作為，不能完成永恆、普遍、無限的可能；就會感到懷疑，不知所爲爲何？

因此，人生雖然看似點點滴滴，非常瑣碎。但是如果能把這點點滴滴收束起來，歸屬於一個脈絡，使這個脈絡指向於無限，就可循此建立自己的價值，覺得人生有意義。但是假使這個脈絡找錯了，或方向偏了，就很可能導致毀滅，走向「地獄」。（借用基督教之語）這時，對自己的所做所爲就會不滿，有所批判。所以，我們平常說「立志」，它的重要性就在這裏，就是要找到正大光明的路。如果人生找到了一個方向或脈絡，可以通往無限，人才能安頓下來，也就是所謂的「安身立命」。這時，因為我們找到了價值的根源，也找到了通到終極價值的路——這就稱爲「道」。然後所有的事情就都有了著落。若是找不到，就很可能隨便找一個，例如：以賺錢爲目的；但是，等錢賺多了，又不知價值何在？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即使你立志要成爲千萬、億萬，甚至兆億富翁，只要別人在你所有財產外，輕輕加一個「一」，你就不如他了。追求最高記錄的人往往在達到目的的同時，也失去方向和目標。在權力方面，追求高位的人也是一樣。由科員、股長拼命往上爬，以它做爲關懷的依託，但此山望彼山高，永遠沒有可以停下來休息的地方。再以升學爲例，國中生以高中聯考爲目的，高中生則以大學聯考爲目的，凡此種種的安頓，都是暫時的。因爲高中和國中一樣都要唸很多書，而且更累。

等上了大學，一切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美好，於是原來的憧憬幻滅了，原來的希望一個接一個地破滅。因此，我們說這是所追求的「不具永恆、普遍、無限性」。另外，有些人求名，如演藝人員或社會一些知名人士。求得名份，又爲盛名所累，苦不堪言。未成名者，求之不得；成了名，却又覺得並不如想像中甜美。這也是另一種阻絕——通往無限光明世界的阻絕。另外，在感情的追求上，往往會有失落的現象，愛情失落所造成的打擊遠比其他失落來得大，因此，怨偶很多，悲劇也很多。這些在追求愛情、名聲、權力，所導致的失落感，就顯示這些都是假相，並不是真正的價值。真正的價值是不會失落的。如果將名利、權位、愛情當做人生的終極目的，那是一種價值的誤置，誤立假的人生目標。以有限的量，想無限的滿足，導致「暫時有價值的」錯覺，這種錯覺遲早會破滅。而這種誤置的關鍵就在於以有限的量求無限的滿足。比如前述的名、利、權位，在人間的分配上，其本質屬於有限，而價值應該是無限的。多少人在追求人間的第一，但是其所能維持的時間都很短暫。

四、人生價值何在？

佛家研究人的煩惱時，發現其成因無非是這些價值的誤置，因而勸人放棄追求這些「虛幻」，放棄這些看似有價值，而其本質爲空的東西。佛家在研究人間諸多事務發現，這些大多是有限的，沒有本性，即「無自性」的東西，不要希望由此來求得價值的滿足。如此看來，人生的價值之滿足又何在呢？

若不在量，那麼我們從「質」來看。量有限而本質無限。雖然現代西方一切講求量化，然而「本質」却是無法量化的。這無限的「質」在那裏呢？就是人的「心」。因爲人本質上和禽獸不同之處在於一個求價值的「心」。他瞭解價值，才會追求價值。但其實，他自己就是「價值」。例如：我們之所以和興趣、個性和自己不同的人交往，其動機在於互補。然而，相異的兩人爲何能相通呢？這是由於對方擁有我們自己人性的隱微部分，如男女之相交、相吸也是。故而，如將異性之「性」解釋爲「個性」，則可明白爲何二人相遇會有似陌生、還熟悉之感。就是在於我們每個人實擁有人格的全部，只是顯、隱不同。我們爲達到自身的完美，就會去追求那隱藏的部分；所以兩人相遇、相吸而相交。價值之於我們自己，也是如此，是我們本性幽微的部分，如文學家所說的「禁錮於肉體的靈魂」。事實上，價值根本就在我們身上，所以禪宗說「不假外求」或「本來面目」。以當頭棒喝以阻斷人外求的心思，然後才能發現「真我」。這是「頓悟」，是一種有自由感，不受任何約束。這自由即等同於永恆、無限、普遍，也即所謂「價值」。故而人如果不反躬自省，而向外求取，如求愛——求別人愛我，那就非常卑屈，沒有自尊。但如轉爲主動「愛人」，使自己成爲光源，就可從這恐懼別人是否給予的不穩定中超脫而自由，悅樂感油然而生。因爲他不再靠人施捨。

五、有限與無限

所謂名利不過是朝暮能貴之，亦能賤之的東西

，本身沒有什麼永恆可言。又如鈔票，本身只是一種信用，一種象徵，隨時會因社會變遷而失去公認的價值，那時只剩廢紙一張。至於「知識」也是一樣。知識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在這個社會上有價值；要是那一天到另外一個社會，現有的知識失效，原來的知識變成空知識，那麼即使背了一百萬的書，也都沒有用，頂多也只是個書呆子罷了。因為有些書的知識，例如法律，是共同約定，是別人給的，所以沒有永恆的價值感，權在別人手上，不能自給。因此我們說它是有限的，其本質上是有限的。因此，要在本質上有限上面去求無限地滿足是不可能。所謂的本質有限，說得更確切一點就是：「別人給予的」，所以本質有限。而如果是自己給予的本質，則權操在自己，不再看別人的臉色，於是這時就會感到輕鬆，不用擔心晚上睡不著覺，所以就有一種快樂感。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不憂、不惑、不懼」。「不憂」就是不用著擔心，因為我要有就有；「不惑」就是很明白了，真正的價值感在自己生命的內部；「不懼」是沒什麼好怕，因為誰也拿不走。那麼這種「不憂、不惑、不懼」所帶來的是自由自主。所以說，我要，就有了。孟子裏頭也有說：「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意思是說：廣大土地衆多人民，安邦定國，都是君子所希望看到的，但並不是其本性的根源所在。君子之所以為君子的自我肯定是由於內在的價值，也就是求在我則已。有太多耳目口鼻之欲者不足為君子，是因為那些是求之在外。而仁、義、禮、智、信

求之在自己，因此就有那種快樂感，就是「不憂、不惑、不懼」——一種充實的感覺。這種充實感，就是孟子所說的「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這種俯仰無愧的充實感就是使心不虛，能夠說大人則過之，不必得躬屈膝求之於人。沒有出賣良心，也就是沒有出賣自我。

六、主觀價值

如果人確實有這種志氣和決心，那麼我們說這種充實感、快樂感、自由感，無愧感就是人所能夠找得到唯一的價值感。我們將它們統稱為「價值感」，是因為這些都是從自由引伸出來的，而自由就是價值。所以說這是唯一的價值感。因此如果我們要去做一件事情，要靠這件事情本身的後果來支持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要從其後果來證明我做這件事情做得沒有錯，做得有價值的話，那麼此人將永遠不能夠預料，也永遠不能夠掌握自己。於是這個人在做這件事情時，到底有沒有價值，也就處在不穩定的狀況之中。也因此，他便不能免於憂懼：一陣子覺得有希望，一陣子又覺得沒有希望。就拿各位來說：如果為苦難的同胞服務有時候覺得很灰心，一定是因為我們做了半天，跟原來也差不多；因為看不到我們預期的成就，因而感到挫折、失望。此時你是從外面去追求價值感，而這項價值却無法實現。所以，我們要做一件事情最重要應該只要問：我這樣做能不能在我內在產生一種自我的充實感，問心無愧？

那麼到頭要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用一句話

來說就是「真誠」。「誠」是什麼意思呢？誠就是說完全全，充份徹底地遵從你的良心；而且僅僅是為良心而做，僅僅是為自己而做，一絲一毫都沒有為別人而做。像剛剛有人問到說，有時候這種自我肯定也很苦，因為只有你自己肯定你，別人都不能給你肯定。我們做這件事情不為名不為利，僅為了對殘障、老人、困苦的同胞作服務。但是別人不認為這是一個有意義的事，別人認為你是傻瓜，所有的人在那邊冷言冷語的譏諷。那麼你自己那樣一個不為名不為利，只為苦難人們服務的心或許會動搖。我們說你所以會動搖，是因為你的心還是不夠真誠，依然不是充分為自己而做。雖然號稱不為名不為利，其實你還在為名為利，尤其是為名。所謂的為名為利，總而言之，要靠外在的、別人的支持和評價，才能夠使你感覺行為得到支持；而不是完全地依靠自己來肯定自我、支持自我。若有一絲一毫地要靠自己來肯定、靠別人來支持，你就不夠真誠。不夠真誠就是你還不免有虛幻。佛家已證明這些名利是種虛幻；所謂虛幻，就是其本質上是有限的。如果你從工作中得不到這無限的滿足，這就是你還是有一點點不清楚，還要靠別人的讚美、靠別人的安慰、溫暖、靠同道者的認可。要有人跟我一起走才會覺得我這樣做是對的；那麼你就不能免於憂懼，你的快樂感就是有假的成份，隨時會垮台；你的充實感中間會有漏洞，你還是會有愧作之感，你依然多多少少有些程度的出賣良心，出賣自我，所以還要反省，使自己更加的真誠。當完全的真誠的時候，就不會有負面的感受出來。我們所做的每一

件事它本身就是價值，就是滿足；我們所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是目的，吃飯也是一樣，我們不再希求我們所做的是為了達到另外一個目的。因為那另外一個目的本質上就已在我們外面了。因此，如果「我」，是指現在活生生正活著的「我」的話，那麼前一秒鐘的這個「我」就已過去了，未來一秒鐘還沒有活，所以前一秒鐘已不是「我」，是我的陳跡；未來一秒鐘還不是我，因為還沒有出現；唯一的我就是眼前的這一剎那當中。如果我這一剎那所做的是為一秒鐘之後的一個後果，不管是名利權位的任何後果或別人的感激。別人的讚許，我們都已經對不起這剎那。你已把它當工具，你就對不起自我。因為這剎那才是真的我，也只有這一點才是真正的「真誠」。當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以這件事情的本身做為它的目的時，這個叫不外求。我到這兒來演講，並不預期大家有怎樣的感動，對人生觀有怎樣的改變，我只是誠懇懇懇的來跟大家講話，也希望大家誠懇懇懇的來聽，我們真正的做生命的交流。我們不要要求別人，我們只管自己，我把真誠拿出來，不管別人拿不拿出來沒有關係，我很真誠的講，我就知道在本質上，應該能夠得到另外一個真誠的人的呼應；如果事實上，他還不够真誠，因此而沒有呼應也不必失望，因為那是他自己的迷失。我們相信如果他沒有迷失，他會對我們的真誠有呼應。因此我這個講完了就會很滿足，因為自我已實現，完全不靠任何後果、任何回應來支持；所以它沒有拘限，沒有憂患，沒有憂慮，這時就有了自由，這就是主觀價值。

所以我們界定這個主觀價值的定義，指的是雖然發生於自己生命內部的一種價值，也只有自己能夠使它發生，沒有任何自己以外的外在條件能夠使它發生，這就不外求。你不能够因為得到外在的名利而使它發生，它只有靠一點——真誠。唯一的觀念就是：你只問自己是不是够真誠？有沒有參雜虛幻的妄想？所做的事情是否完全的為你自己而做？是否為了一些自己以外的名利權位而做？如果能完全求諸己，求則得之，捨則失之；這時你自己是主體。所以說主觀價值的發生是不能由自己以外的任何條件所促成，完全只能靠自己求得。也因此自我的追求，是得到價值感的必要且充分條件。「必要」是說你不求就沒有；「充分」條件是說你一求就有。也因為這樣我們可以推論，每個人要得到這樣的價值只能靠自己求。所以如一個人求到，別人也無法跟他分享。即使旁邊都是聖人，自己若一無長進，也是沒有用。你還是憂懼、還是拘限。因此我們可以推論，這種主觀的價值僅發生於生命的內部，只有自己能夠受用，別人是無法分享的。禪宗裏有一句話說：「悟道的感受有點像嚙子吃蜜。」嚙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同樣地，悟道之後的價值感，像嚙子吃蜜糖，有甜說不出，沒辦法告訴別人，而跟他們分享的。如有人能分享，那他自己一定也是個見道人，若他悟道了，即使不聽你的，自己也有了；若不悟道的，再怎樣也不曉得說什麼。如果我們充分掌握主觀價值，任何事只要做得很真，那就是價值。因為做了事，本身就會產生悅樂感、重視感，不再需要我們所做的事情的後果回頭來安慰我

們。因此我們服務的對象是總統也罷，是垂死的老人也罷，是永遠沒有復原希望的殘障也罷，都與我們自己的價值感沒有關係，所以永遠不會因此而失望。

七、客觀價值

但是在談到主觀價值時還有個危機，如果做什麼事都無所謂了，那邊有什麼好選擇呢？甚至何必管什麼成功和失敗，反正是獨立自主，可瞎幹一場。其實這並不完全對。因為在主觀價值之外，還有客觀價值。相對於主觀價值而言，客觀價值是一種完全純然發生於自我生命以外而不發生於生命內的一種價值。因為是發生在生命之外部，所以根據以上對主觀價值的理解，可以知道人是沒有辦法擁有它的控制權。只有發生在生命內部的，我們才能够充分掌握它。也因為發生在生命內部，所以別人不能够分享。客觀價值因發生於生命的外部，所以能夠為大家所共享，但也因而不能被任何一個人所獨享。

綜合上述，共有兩種價值，一種是發生在每個人生命內部，「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個人內在的真誠是有悅樂的。另一種價值則是發生在生命的外部，是流通於每個生命間的基因。也因它根本進不來生命內部，所以不能被任何一個生命所獨自佔有，只能為大家一齊享用。客觀價值因為是發生在人與人之間，不能由任何一人所獨創及獨享；不是一種獨創的價值，是由大家一起合作而實現的；它是發生於人我之間；若無人我之間，就沒有發生的場所。這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名譽、權位。我們

剛才一直在否定名譽權位，認為它沒有價值，就不必去追求。我們現在說回來，並不是不必去追求，而是不要有物制。我們不能把個人的價值感放在名譽權位上。如果我們不把個人價值感放在名譽權位上，名譽權位是否就沒有意義呢？當然有意義！當然有價值！它的意義和價值就是它能够促成與人之間的愛。先前所說的價值感是由「自由」和「悟」得來的，可以說這即是自我肯定。人生所追求實現的有兩種意義：一種是自我肯定，一種是愛。若只能自我肯定却沒有愛，那麼還是會有遺憾的。那麼，「愛」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為何需要人與人間的溝通呢？就功利上來說，一個人若要靠自己去來悟，有時候的確是比較困難。譬如你遇到一個禪師、一個聖人、一個君子、一個佛、一個使者，都多少有所幫助。雖然這種幫助只是一個非必要的條件，是輔助條件。第二個條件是看你是否能「悟」，你如果不悟，佛也沒辦法。如果你願意要悟的時候，有人提携一下，是有一點。以上是消極就功利上而言的；而若就積極的角度來看，人與人之間是一種互相的印證，它本身由於互相的愛而印證了自由抉擇。人與人互相成為鏡子，沒有鏡子，不能看到自己，有鏡子則容易看到，而且看到別人；由人與人間的溝通，能讓每個人的獨立自主反光互映，成為一種羣體的獨立自主。愛的意義即在於促進每一個人的自覺，使每一個人在生命內部能夠產生價值感，而後，能互相將內在的價值感拿出來互證印證，這是一個美好的世界。故我們是爲了要幫助別人，產生他的價值感，幫助別人成為美好、俯仰無愧的人，所以我們願意去涉及名譽權位，其目的純然是爲了服務，即「服務的

人生觀」，或即所謂的全是爲了「愛」——因爲看見別人難過而難過，看見自己快樂而別人不快樂，特別是自已因過去不悟道，而有的的一種痛苦。現在因自已已悟道快樂，回頭來而感同身受到別人因不悟道而造成的痛苦我也有過，而我現在已解脫了，不忍獨享；於是讓自已本身成爲一種「無限」，把自己這種自由快樂向外擴充，也就是孟子所說的：「擴充其性」。因爲如果每一個別人在痛苦，而我却是快樂的，則此快樂又有何意義？真正的獨立自主，也須同時建基於對別人之不能獨立自主的一種關懷，一種難過，才能保證我們的獨立自主不會垮台，否則必會垮台。「無限」的質與量，並不是可截然分開的；質的擴充可極至於量，到此時，便立刻有一種感受：若只有我自己有本質上的獨立自主，而別人沒有，這並不是最完整的無限。無限也包括質的無限與量的無限。如果沒有質的無限只有量的無限，它本身沒有意義；有了質的無限之後，我們一步步關懷推擴，更進一步求量的無限；而這量的無限本身才有積極的實現，才不會有懸疑。因量的無限只是一個擴張。無論至何處內心都快樂。如果無內心的快樂感，則「量的無限」亦無由產生。但量的無限是永遠達不到的，所以我們先有一份自我肯定做保證，以後循此路便可慢慢走。由此，量的無限化爲一種歷程，亦即以自我爲中心向外推擴的無限歷程。每一步以當時的狀況言，是「有限」；但從來不止步的往前走，從歷程的無限拓展來說就是一種無限。這就是所謂之「積有限而無限」。其中包含兩重意思：一是在有限的每一步當中，已經獨立自主，而指證其無限的快樂；同時在每一步不斷做的當中，都在量上做無限的推擴。是凡

你所走的地方，都幫助別人點燃他內心中的獨立及自由。由此可知我們去幫助一個殘障的人時，精神上的意義遠過於實質上意義；並不是在於幫他從殘廢變成健全，此意義反而不重大。重要的是在其中我們傳播了人間的一點愛心，使他知道人間還是有愛，讓其心中得到一些溫暖，這才是我們幫助殘障者乃至一切的人更爲核心的意義。因爲我們之助人，無非是在於本身價值感的實現，而我已實現了價值感。

八、立己達人——推拓愛心 相互成全

爲了助人，我們去涉及名利權位，涉及一切知識的追求，一切美麗表現。只要我們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事物，其動機皆出於愛，不是爲了靠此而肯定自己。若是出於愛，就不是物制，而是一種合理、應有的表現。而在其中反而一刻刻地回映了自我肯定。所以在兩者合一時，人的內心當中應有兩種永恆的感受：一是永恆的快樂，也就是永恆的愛、人心的安；永恆的安身立命，永恆的穩定，永恆的自我肯定，永恆的快樂自由。「君子無終時之間違仁」，每一分秒都求這份心「安」。但同時也應有一種永恆的不安，亦即是第二種感受。永恆地覺得還有人要我去愛，還有事情沒有做完。但這種永恆的不安並不構成人心中的威脅與憂懼；因爲這種永恆不安的來源僅僅出於對人的愛；要愛人時，會覺得人還沒有爲我們所愛完；但也並不是要愛盡天下的一切人，才能得到價值的滿足。愛人並不是爲了價值的滿足，而是爲了價值的推擴——將自己已擁有的價值分給別人；故而用另外一種行為，去產生一種客觀價值。而其之所以能成爲價值，則是因此種行為能有助於別人去點燃他心中的那盞燈，讓其也得到他的主觀價值。當他得到自己的主觀價值時

我們一點也不敢居功。但我們也的確需要這樣做，因為他需要有個助源和輔助條件。但如果他沒得到，我本身也沒有損失。由此，我們說客觀價值是不發生在任何個體內部的。也就是任何人不能單靠別人的愛就得到自己的愛，還是要靠自己的覺醒才可能。但客觀價值也的確對人的覺醒有幫助。所以它發生在人與人之間，成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媒介與助力；也因此不能有任何一個人獨立完成其價值。如果我們說這種客觀價值是通過客觀的奮鬥，的確有效地點燃了另外一個人心中的燈，使另外一個人也能自我肯定，這客觀價值才算完成。於是可說這種客觀價值、這種媒介、這種愛至少不能由施予者一個人來達成；還得看對方能不能接受。若對方不願接受，還是沒有用；還是只有靠他從行為當中，一剎那一剎那地完成他自己，以達到自我肯定。故這客觀價值顯現的，不只是他可做到自己問心無愧，而且更因為我之愛他，而建立起他自己的信心；甚至他也覺悟，也自我肯定。於是可發現，當我們去教育別人，教書，演講，面對一個對象去愛他，而後來他真的有長進了，這時我的感受是：好感激他，謝謝他合作幫忙，和我一起完成了我的愛——我們的愛。這叫做相愛。所以學生長進了，老師應該感激。若我們的輔導對象因此而了解了人生的光明，我們會感激他的。真的，會很感動而很感謝他。讓我們的工作能表達。不過也要小心，不能靠工作有沒有白費來評斷自己的價值。因為根本沒有白費可言。對方的回應只是一種成全；他的不同應也不是白費。要分清這點。人生有「永恆的安」和「永恆的不安」，永恆的不安正以證明永恆的安。因人有良心，才會有永恆的不安。「永恆的安」才能支持「永恆的不安」，所以永恆的安和永恆的不安是互相成全的。

因為我們肯定了主觀價值，所以才能真正地為客觀價值奮鬥，否則就變成追名逐利，變成虛妄；

因為不斷地為客觀價值奮鬥，所以才每一剎那都回應我們的主觀價值是為一種能夠擴充的，而不是封閉在裏面的假的主觀價值，假的自我肯定。故從此意義來說，我們涉及名利是有其必要的；要比較、選擇效果可能最大的去做。而如此做，並不是因為更能肯定自我的價值；而是因為如此便能去愛到別人。所以我們選擇去為苦難的人們服務時，也選擇效果最大的方式，不能瞎幹。客觀價值須要兩邊溝通合作才能完成。甚至包括打仗，要打勝仗，頒勳章給統帥，而統帥不過是代表全軍領受這勳章而已，所以必會說「光榮屬於全體弟兄，我是代表他們領勳章的」。其實此話還未說清，何止是整支部隊呢？還有後方後勤呢！若後方後勤不支援，前線能打勝仗嗎？所以推擴而言，這勳章應屬於全民，再進一步想，此又何止於全民而已？勝利的完成，還須靠敵人的幫助，若他死不投降，你哪會勝利呢？所以此勳章應是屬於雙方的。由此，所以說客觀價值是屬於全人類，要靠全人類合作，才能完成的。孟子說：「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名利權位都要，因為它是一種工具，它有工具價值，所以君子欲之。但「所樂不存焉」；因它本身沒有任何意義，要靠之以達成一份客觀價值。而客觀價值就是「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就是經由這些名利權位的媒介，真正達成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互相的共鳴，這客觀價值就是「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樂」。我所愛的人有回應也是「樂」。君子樂之，因為它是客觀價值。但此客觀價值不能由一個人所獨享、獨創，故君子也不能賴之以肯定自己的價值，因此，「所性不存焉」。「所性」就是獨立自主的主觀價值，亦即仁義禮智的根性。其關鍵就在我們自己的「心」。因此「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儘管外在的功業再盛，對他沒有絲毫的增加；外在的事業再倒楣、困頓，也不對他有絲毫的減損。因為「分定固

也」——本分已自足了，任意做都已經完成。那麼如何分定呢？孟子又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自睥然現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只是不言而喻，但行動是從容的，這即是主觀價值。因此，若能分辨主觀價值和客觀價值的性質，而分別求之；以主觀價值為基礎，向外推擴，而做一種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之客觀價值的奮鬥；當客觀價值顯現了，我們可以樂，當客觀價值不顯現時，我們有主觀價值做基礎，因此不怨。所以論語一開頭就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這是獨立自主的。「有朋自遠方來」，是推擴出去的客觀價值，「不亦樂乎」，如果別人不同應——人不知，也不慍。因學而時習，已經悅了；何必還要靠「樂」來支持？所以「人不知而不慍」。

九、結語

正確的人生觀，說法有許多種，但皆可環繞此核心。無論我們從事何行何業，此正確的分辨，都可以防止我們對價值的誤置。因此也不會在我們的人生事件當中，導進一些虛妄的成分，而發生一些不必要的憂、惑、懼。於是我們便可以坦坦蕩蕩走完這人生的旅程。

以上這些是我自己的心得，也是先聖先賢，即孔子孟子之道。孔孟之道可說是人生的禪道，人生觀中永恆不變的道理。用「愛」來講，則是不同的說法。孔孟是用忠恕來說，或「己利利人」來說；我們現在用「自我肯定」和「愛」來說。而自我肯定就是「忠」，愛就是「恕」。我們先用主觀價值、客觀價值來說，無非即是「仁」，無非是「忠恕」，無非是「己利而利人，己達而達人」，無非是自我的推擴。其道理是相通的。所以也希望大家用自己的語言去消化。在告訴別人時，不用主觀價值、客觀價值，而用自己的話去探討。（曾昭旭教授現任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